

翠袖乾坤

伍淑賢

某專欄作者問，今時今日還有甚麼理由看長篇小說。我覺得這就像問為甚麼煲韓劇，為甚麼打機和打麻將一樣，答案就是老子喜歡，毋須理由。不過這一問，倒反映了坊間的不屑，認為看長篇小說浪費時間又跟現實脫節。其實煲韓劇動輒用上幾天，勞損眼睛和腰骨。至於打機打麻將更不必說了，簡直是無止境耗用時間。用同樣的時間精力，足可看完不少曠世鉅著。

所以時間和精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值不值得。當然這是很難評論的，因為價值觀是個人選擇。我覺得看長篇小說就是人生某個階段會做的事，就像煲劇、打機和看武俠小說（武俠小說跟長篇小說就是兩碼子事），階段過了，熱情冷了，卻有無盡的美好回憶，也總會有新一代人接棒沉迷。

為甚麼還看長篇小說

我看長篇小說的高峰是大學時代，一是因為功課迫着看，二是因為住迷你舍堂，放長假時同房都回家去，剩我一個。那時無聊可憐，最好就是看長篇小說，夠厚，一本能打發幾天。後來發覺原來很辛苦，主要是人物多，關係又複雜。我有個朋友一看長篇小說，首先就畫個人物關係表，那時沒有電腦，關係表要手繪，非常費時，但見他手製的《紅樓夢》精美人物表，很敬服。我自問沒那種能耐，記得多少就多少，所以常要翻來覆去查某個人物究竟是誰，很煩躁。那些長假期看了點德國和舊俄長篇，印象最深的是《魔山》、《布登勃魯克家族》、《戰爭與和平》、《卡拉瑪佐夫兄弟》和《罪與罰》。這些小說只看一次，是不夠的，但那時年輕，很多情感都無法體會，只求記住大意旨，應付到功課和考試就算。雖是這樣，冬日獨自在冷清的宿舍，窩在床上看這堆書，看到人心深處的恐懼和掙扎，是很震撼的經驗。卷終，人會有種洗滌過的感覺，也打開很多新世界。記得城中某鉅富熱心資助教育，卻公然勸人不要看小說，謂浪費時間；恐怕也是香港這不知教育為何物的城市獨有的醜態。

琴台聚

黃仲鳴

記得年少輕狂時，在台北。與友人灌盡多壺花雕後，從夜店出來，被風一吹，各自拖着飄浮的腳步「鳥獸散」。剩下一來自南部的小文人，摟着我似傾欲倒的身軀，噴着酒氣說：「我們鬥茶去。」

我們鬥茶去

他把嘴伸到我耳邊：「真的是鬥茶，不是鬥甚麼女兒紅，而是鬥嬌娃。」不理我反對，揚手呼叫，計程車止跟前，推我上去。兩人癱在座上，也聽不清小文人在說甚麼。俄頃，車就停了，驅我下車，登上一樓。一陣輕音樂悠然送耳，張大醉目，但見燈光柔暖，屋內佈置恍如進了舊時庭院，穿着典雅衣裝的絕色少女，款款施禮，輕啟朱唇，百般奉承招呼。小文人說，罷罷，醉體難反抗，就讓鬥個肢體吧。小文人說，要一亭間吧。噫！果真有嬌娃，如何鬥法？罷罷，醉體難反抗，就讓鬥個肢體吧。

入到一室，佈置簡單而清雅，沒有床，只有榻榻米，只有小几，上有茶具，壁上懸着一畫，老和尚端坐山林小石上，一條溪澗，有小和尚正在泡茶。我酒醉仍三分醒，噢，不錯，這是個小小的茶室，正身處大茶館之中。小文人在茶知客耳中喃喃，不久有兩個小嬌眉分別而至，啟爐煮水，再而泡茶，再而把清香撲鼻送至我們唇邊。

一茶入肚，頓覺清明，台灣女子的國語，好聽到極，有賦賦的尾音直鑽我們的耳膜。「好！鬥茶了！」小文人敞開衣領，露出似未經陽光照拂的肌膚。小美眉也樂了，斟茶滿滿，小文人猛地出手，大聲呼喝，與小美眉鬥個不亦樂乎。原來是猜拳也。酒客醉拳，怎是對手？小文人拳拳皆輸，大敗啟戶宣洩而去。小美眉轉而向吾下戰書，堂堂鬚眉，豈肯認低威？結果又是捧着脹脹的肚子，敗走化

海闊天空

蘇狄嘉

過去十多年的賞櫻經驗，都以日本為主。關西、關東、九州、北陸、東北、北海道，無遠弗屆，差不多都走了一圈，還差沖繩未去過，但也已預訂了機票，明年一月底，與早開的沖繩櫻花，來個初見面！

今年二月份的台中武陵農場賞櫻，可說是首次與日本以外的櫻花的約會，天公作美加上幸運之神眷顧，適其時地觀賞到滿開的紅粉佳人與山櫻，武陵農場內漫山遍野的櫻林，令人驚喜、令人讚嘆。

台灣的美好賞櫻經驗，加上李前輩的口頭大位推介和精彩照片實證，決定來一趟韓國釜山賞櫻。

遊韓新體驗

釜山位處韓國東南，與日本關西地區在差不多同一緯度，氣候相若，櫻訊時間也差別無幾，正好是安排在日本賞櫻行程前後，來個兼遊旅程，也好比對兩地櫻開美態。

經過多番修訂，最後落實行程是先遊日本關西、中國，再順應花訊，爭取時間由大阪搭乘航班，直飛韓國釜山，並以釜山為基地，以一日遊形式，遊逛鎮海、慶州等韓櫻景點。

雖然十多年前曾經遊韓，但只限於首都首爾，而且經驗不太美好。只感到語言溝通是最大問題，英語、普通話都不太行得通，要學點韓語也趕不及了吧！

唯有在出發前做好資料搜集，酒店住宿預訂了，景點交通也查探清楚，還在網上預購火車票，最後的必殺技是準備大量小卡片，把行程中要去的地點，翻譯出中文、英文和韓文，必要時就遞上小卡片求救可也！

這樣子的旅遊經驗，還是第一趟。

妝間，非上吐而下射也。如是者也不知多少回。鬥茶者，原來如此，只不過是鬥酒的變種而已。此事本如春夢無痕，近日喜閱茶書，於趙麗娜《泡文人泡泡茶》內，竟得見鬥茶一事，始勾引起這段往事來。

趙麗娜筆下的鬥茶，於北宋時大盛，如何鬥法？如台北乎？非也，「北宋鬥茶就像是一齣昆曲，舞台就是廳堂，地上鋪一塊紅方毯，彷彿劇中的境界。」趙麗娜引唐庚的《鬥茶記》說：「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奇傲齋，予為取龍塘水為烹之，第其品，以某為上，某次之。」所謂鬥茶，原來如此。但意沸過程中，二三君子還要擊節輪流唱誦，而衡量鬥茶勝負的標準，取其湯花是否色澤均勻為準，「湯花鮮白如白米煮成粥後的清湯凝凝，「冷麵粥」上「粥麵粟紋」，是謂上品；湯花散退，盞壁留痕，是「雲腳渙亂」，不佳；湯花與茶盞相接，踏雲而又無痕，是為上品。」

如此鬥法，與美人在旁煮茶，美人成了拳手，那種風光，北宋文人是萬萬不及了。猶憶翌夜，小文人心中不忿，敗北皆因酒也；遂拖我再上該茶藝館，重點兩女將，復酣鬥一番。孰料又急走化妝間數回。真癡事哉。

此書有鬥茶一節，可堪一讀。

作者提供圖片



下灶傳奇

東台安豐古鎮有個下灶村甚是了得。這個村不但是一個千年古村，村子裡至今還存着北極殿、藏經堂、三官殿、星月橋等古剎名寺，更有明朝理學大家王艮的故居，勝景不凡，人文薈萃。更令人讚歎的是下灶村有着天下雙奇。

眾所周知，白果樹（學名銀杏）是第四紀冰川運動後遺留下來的最古老的裸子植物，被當作植物界中的「活化石」。從栽種到結銀杏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後才能大量結果，因此別名「公孫樹」，白果是銀杏的種仁，中間具小芯。而下灶村北極殿的這株白果樹結下的白果卻是無芯的。現場我們見到的這棵奇絕的無心白果樹，樹高20多米，樹圍2.51米，樹齡600年，為江蘇省建設廳一級保護名貴樹木，編號92003，雖歷經數百年的滄桑歲月，但至今仍枝盛葉茂，鬱鬱蔥蔥，每年碩果纍纍。古人曾留下「北極殿前更奇絕，剝開果皮獨無心」的佳句。據民間流傳，這棵奇絕的無心白果樹為元末鹽民起義梟雄張士誠所栽。史料記載，元朝末年，朝政腐敗，民不聊生，草塲場（原屬東台，現屬大豐）鹽民張士誠不堪鹽官的敲詐勒索和場主的殘酷剝削，於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年）與其弟張士德、鹽丁李伯升等18人起兵反元，史稱「十八條扁擔起義」。並自稱誠王。後朱元璋連戰成功，張士誠又借元朝的力量與朱元璋抗衡，並進一步擴大了統治區。朱元璋攻克蘇州後，張士誠帶着一支部隊撤退到江

北。過江後，他站立江岸，眺望江南，痛心疾首，百般悔恨，心更不甘，立誓有朝一日，還要反戈江南。為了日後能按原路打回，張士誠率部北撤途中，每到一處即栽一棵俗稱長命樹的白果樹（銀杏樹），以作路標，先後在靖江、泰興、姜堰、海安、富安等地共栽了十二棵。一日，張士誠一行剛剛來到安豐場的星月橋北，又得知明軍已渡江追擊而來。此時，張士誠孤注一擲，奮力抵抗，最終還是吃了敗仗。張士誠指着身邊僅剩下的幾十名衛士不禁自歎道：「我張士誠大勢已去矣！」他自然也就無心再栽樹了，但手下的人還是為他在星月橋北首栽下了第十三棵白果樹。據說，因張士誠無心栽此樹，故此樹長大後，結出的果子也是無心的。後人在星月橋北（今安豐鎮下灶村）修建了一座廟宇，將此白果樹圍了進去，因供奉北極真武大帝，故名「北極殿」。這便是北極殿無心白果樹的來由，歷史雖無法考證真偽，卻為這棵古老的無心白果樹增添了文化的韻味。

下灶村的又一傳奇便是久負盛名的大蠶豆。它主要生長在離北極殿不遠的「御豆園」內。這種大蠶豆可不是一般意思上的蠶豆，它土名叫「牛腳扁」，個大飽滿，色綠皮薄，肉香鮮嫩，營養豐富。含有大量鈣、鉀、鎂、維生素C等，氨基酸種類較為齊全，比起一般蠶豆更含有調節大腦和神經組織的重要成分鈣、鉀、鎂、磷、鎂、磷等，並

含有豐富的膽石鹼，有增強記憶力的健腦作用。不僅是美味佳品，還是一種保健品哩。被明清兩代奉為進貢之珍品。相傳，當年韓國鈞任江蘇省省長時，每年麥收季節，都要派人到下灶來採購「牛腳扁」大蠶豆，以備家常食用。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指揮陳毅將軍到達海安時，韓國鈞就曾用「牛腳扁」大蠶豆招待貴賓，並且作為土特產饋贈陳毅。後來，陳毅把這份寶貴禮物轉贈給駐地的傷員分享，迄今傳為佳話。關於「牛腳扁」大蠶豆也有一段歷史傳說，下灶村本來不產「牛腳扁」大蠶豆。明朝初年，北方有一條民船路過安豐，一時無米下鍋，就用蠶豆向下灶村的農民換米煮飯。這種蠶豆形扁圓，大如拇指，豆身中間略呈凹陷，形似牛腳，下灶村人就索性叫它「牛腳扁」。後來年年播種，年年豐收。可是奇異的是，若把「牛腳扁」易地而種，即使與下灶村只有一埂之隔，長出的豆子卻面目全非，不是顆粒不大，就是味道不佳。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鎮農科站高級農藝師陳寶泉為我們解開了這個謎。他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南京農業大學有個叫談振喜的研究員曾來到這裡與他一起取下灶村和周圍的土壤進行化驗，結果表明下灶村「御豆園」的土壤性質與眾不同。它富含鉀肥，在這裡含量是比較高的，呈直線上升，而相鄰的東風、九橋以及豐西鉀的含量微乎其微，從現代科學來說，鉀是所有豆蔻植物生長最佳元素，所以御豆園蠶豆長得好。如今下灶貢豆雖早已得到推廣，但沒有一處能趕得上下灶村的。也許真是這裡的土壤元素與眾不同。

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神奇的物種傳說使下灶大蠶

豆的名氣越來越大，遠遠近近也就傳得格外神乎其神。這也難怪，當年這裡的寺廟庵堂都競相採用「牛腳扁」豆瓣做湯下麪，湯白如乳，其味鮮美，風靡一時。更讓「牛腳扁」名聲大振的是，這種大蠶豆深受當地名門望族的青睞。特別是王艮在安豐「東淘精舍」設教時，興化的學士李春芳曾前來求學，受業於王艮門下。每逢青蠶豆上市時節，他倆最喜煮來品嚐，其味鮮嫩甘淡，清香可口，別有一番風味。後來，李春芳當上宰相，即把「牛腳扁」大蠶豆奉獻給皇上，受到皇上的讚譽。從此，下灶村大蠶豆年年進貢，並指派專門官員運進下灶的青豆和乾豆，以作御膳之用。明清兩朝，皆相沿用此貢豆。當年的下灶村也就順理成章成了皇上的「御豆園」了。新中國成立後，下灶村的「牛腳扁」大蠶豆數度進入國家農業展覽館，成為國家名優特農產品。

充滿着傳奇色彩的下灶雙奇，實乃天下雙絕！名不虛傳啊！



下灶蠶豆。 網上圖片

見多識廣

尹樹廣

李小龍的魅力

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舉行「武·藝·人生——李小龍」大型主題展，展出李小龍生前用過的近百件實物、拍片用過的道具等，還循環放映 Bruce Lee《青蜂俠》、《唐山大兄》、《猛龍過江》、《死亡遊戲》、《精武門》等精彩大片片斷，觀者如潮，大呼過癮。

展覽權威性強，展品均由美國三藩市運來。李小龍之女、美國金會主席李香凝親自挑選並提供。展廳營造的環境匠心獨運，讓人像是走進了李小龍的「武藝世界」。布展設計出自大師級專家之手，有香港著名電影美術總監張世宏、曾為李小龍創作浮空投影節目的著名動畫大師馬富強等。參觀後，觀眾對李小龍短暫的一生，特別是其賦予中國功夫的武道精神多了一層體悟。

參觀結束，我在出口處牆壁上發現一塊留言版，上面密密麻麻掛着讀者寫下的留言短箋，讀之令人感動。來自日本的 Naoto 女士用中文寫道：「我是少女的時候，很多男同學模仿李小龍。那些年，我真的不明白黃色幽默，很奇怪的聲音叫的男人的事。後來，我一步一步了解李小龍先生人生的故事，越來越喜歡他。其實我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但是很喜歡香港和香港人。多謝好好的有趣的展覽！我一定要再來！」Naoto 上。」讀這段文字，我腦海中浮現出口口百惠一樣純情的日本少女形象，瞬間又轉換成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婦人來，她

思旋天地

思旋

常見到有關當局公報文本，分別有「綠皮書」和「白皮書」。所謂已經定音的某項議題或範疇，向外界闡述主張方針或政策的稱之為「白皮書」。「綠皮書」是諮詢文件，但「白皮書」是官方權威性指導文本。

上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首次總結香港回歸十七年的工作，最全面、完整、系統闡述和表述，而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十分權威性。頗有一書定音作用，意義重大。十七年以來，某些人士誤解中央在「一國兩制」的角色，誤以為在香港存在「剩餘權力」。

歡迎白皮書之發表

認真細心學習「一國兩制」並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基本法，香港才會穩定。關鍵是「白皮書」內容，依據和行為權威說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香港高度自治而中央有監督權，香港不存在「剩餘權力」。相信港人最耳熟能詳的中央對港政策就是「五十年不變」這五個字。當年港人理解是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然而屈指一算，回歸已十七年了，餘下日子就只有三十三年了。而在白皮書如此權威性的文本內，據悉有提及「從實際出發，充分照顧到香港某些區域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允許其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如此一來，如果沒有錯誤理解的誤，從「五十年不變」到白皮書使用「長期不變」字眼，可令港人有無限遐想和期待？五十年後香港仍長期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竊以為，港人應深層次去理解某些「新」用字，留意其中新意，配合基本法去解讀中央白皮書真正涵義。

其實，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有責任維護國家主權，也應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香港基本法和中國憲法是國家大法，港人都要好好配合依法施政，成功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白皮書正好是中央權威闡述主張政策方針，令港人能全面正確理解中央政策。我們應歡迎白皮書之發表。

梅叔

足跡

車淑梅

「十三哥」

有想過十三哥如此失落嗎？翻生南海十三郎謝君豪展露滿足的笑容：「從未，當年九三年，那只是劇團其中一個劇目，想不到廿一年來重演超過一百六十場。」

謝友是出色廚師，君豪未想過跟父入行，一向毫無目標，至預科五育中學辦校內話劇比賽，他被選當《雷雨》男主角，要拖着四鳳的手好怕羞。但在排戲途中發覺好像有戲，將平日不敢表露的情感也可發揮出來。戲劇之夜，他得了最佳男主角獎，當收拾細軟回家之際，他感到人生第一次的失落，「如果有份工作天天排戲，又可賺取生活的，那就太好了。」

真巧，當年演藝學院開設戲劇班，他滿懷自信的報名，怎料最終名落孫山，他下定決心從此不看戲了。君豪轉軀當學護，「我在聯合醫院實習，男護士有氣有力包辦一切擔擔抬抬，我不夠細心，試過將整盤熱針掉到地上，又試過差點弄斷伯伯腳內的探熱針，好驚險。」

實習期間，他忍不住又進場看戲，一看就踏上了快樂不歸路。再報考演藝，他成功了！數年後更成為香港話劇團的首席小生。小生遇上南海十三郎，大家都愛上了他，甚至南海人都視他為鄉里。他的特才做物、重情重義，一場接一場的欲罷不能，劇本可倒轉吟出來。

「演員責任不許交行貨，其實每場觀眾都不同，氣氛會影響台上的演員，演員本身每天狀態又不一樣，引發不同發揮。最難忘那次肚痛，快開場也停不了。醫生來到後台，在我大腿上狠狠地拮了一針。嘩，痛呀！但止癢了。在藥物揮發底下，我朦朦朧朧地演了整場戲，至最後，十三郎跌在台上死了，我虛脫地望着天花的燈，心裡叫着，太好了，終於完了。」

十三郎帶給君豪很多收穫，包括九七年金像獎影帝。「我接拍因為劇本很熱，又可賺外快」。頒獎禮當天他身在北京，為開眼界，轉飛台灣，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得獎。宣布當刻，他呆住了。弊，未有致謝台辭，硬着頭皮放慢腳步去思考。這樣的神態贏了大將之風的稱許。

○六年君豪內地發展，《長恨歌》記者會上，有人質疑香港人如何靈活地道的上海人，他回一句：「你看過後一定滿意。」其實這是當頭棒喝。他立即要求住進上海民居，每天細味觀察民情，走訪老街坊，結果他在劇中的程先生似得一百份。今天他正線排與劉嘉玲、梁家輝合作的《杜老誌》，飾演一位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股壇追擊手，我笑言：「你似咩？」「我一定似，因為有好劇本外，我還追訪了不少當年的行內人，聽了不少秘聞，我有信心。」劇中「這位」周先生「會跟十三哥」一樣地被觀眾愛死嗎？「我不會期望，因為演員有一代表作已屬幸運。」